





紹興辛巳親征錄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六十三

起是年十月辛丑  
止壬午六月丁丑



紹興三十一年歲在辛巳

十月辛丑朔降手詔金虜叛盟將親征其文洪景盧所草前一

月八巳能誦之

癸卯雨除三招討使吳璘報九月十八日遣將彭清劫金人大

寨于空雞橋知均州武鉅奏招到北界杜海峇朝等二萬餘

人老小數萬口獲首生擒二百餘人池州都統李顯忠奏與

金人三戰於正陽西敗之此月三日也時虜騎已縛橋踰淮



吳璘奏九月二十七日克秦州

戊午晴張真甫供職葉義問督視江淮荆襄軍馬虞允文叅謀軍事義問辟洪邁馮方同行時虜騎大入諸將多敗奔也

庚申陰晴相半聞王權與金人戰于和州境人情大洶

辛酉午後出北關送葉樞於氣大言賊者憂之行府攜金軍帛

絡繹于道邵宏淵黃旗走報與金人戰於六合先是諸將每

遇敵輒以捷告都人望旗呼舞尚書省揭黃榜于通衢不移

刻摹印徧都下驗其地則皆自北而南實未嘗有所獲也

壬戌聞虜陷真州邵宏淵雖力戰于六合兵少不能禦故也

甲子陰聞虜陷揚州百官宅遷徙一空

十一月己巳朔霜晴人情稍舒劉錡報皂角林大捷先是錡提

軍駐淮東清和口與虜兵相持而完顏亮親率大軍別從西

淮入寇李顯忠遇之即遁遂與王權戰于廬于和權退舍屢

敗亮自滁入真邵宏淵又能當亮兵將統出錡後錡知不敵

即捨清河埽維揚焚廬舍芻糧南歸虜遂兩道入矣亮至阜

角林錡與戰敗之捷書聞大喜遣中使賜子甚厚

丙子聞此月五日李橫敗績于瓜洲初劉錡既捷即臥病與婦

京口虜遂臨江葉義問督錡進戰錡不可亦以病實不能行



義問乃命橫將兵過江方交鋒虜分兵為左右翼潛出橫後  
夾攻我師橫大敗諸軍赴江死者甚衆凡擄軍金帛盡為虜  
所得橫亡夫都統印匿草間獲免或云是日中軍將劉汜臨陳  
先遁故敗汜錡之姪也

庚辰採石捷書聞初虜兵雖勝視瓜洲江闊難渡而採石淺狹  
且朝廷方以李顯忠代王權統金陵之師亮意其號令未定  
也以此月八日九日親執旗鼓督細軍臨江而聚所掠之舟  
十密載甲士南渡會漢人謀知其期走白顯忠及虞允文亟命  
舟師逆之虜舟雜以木筏又其人不習水我以戰艦乘風衝

擊賊兵皆溺死亦有數百人已登南岸者允文激勵士卒殊  
死鬪盡殺之不然幾殆

辛巳聞採石北師稍去

乙酉聞北師聚于淮東真揚間

甲午武鉅報克鄧州外城王彥報師次長安外邑大抵諸軍時  
時以小捷聞而淮上益急

十二月己亥朔同舍皆至政府自午至酉方出堂先是邊報稍  
緩宰執皆早歸一遇警急往晚出張真父戲云欲知敵情  
但視堂又軍興已來陰雨連綿天氣恁沮間值霽必傳捷音



同舍又戲云欲占凶吉請視日

庚子晴鎮江諸帥報完顏亮為其下所成亮之將敗盟也得浙  
匠教之航海於是大興工役造巨舟於膠西刷河北壯丁雜  
以金人謂之大漢軍命蘊尚書者為之帥其謂我以兵踰淮  
逼江中國必悉師未拒錢塘禁衛空虛則樓舡可擣腹心腹  
心震駭雖抽江上援兵亦已無及然後可以得志其部分計  
畫皆成有說乃命張忠彥堅壁鳳翔以禦吳璘又命劉夢攻  
擾襄漢而亮自率精銳及簽軍號數十萬由淮東西兩道入  
既未能渡江則駐師維揚日望海道如約無何朝廷遣李宝

或云劉錡預謀

率防海之舟先過山東將次膠西禱神祠遇順風又

得謀者用其言衝虜舟

既及而簽軍及女真不習戰擢束

手敗降室縱火焚數十艘而歸亮聞大怒暴戾益甚殺戮無

常人小喘恐高王者知其可圖也遣親信結帳下兵殺亮會

亮親兵別攻泰州左右無助乃以冬至夜作亂亮驚起為攢

殺箭所殺食罷同舍相率慶二揆揚參黃樞首揆有還白溝

之語夜繅學士院何通遠疾眩在假劉共甫時暫攝直

辛丑文德殿宣麻李宝自右武大夫宣州觀察使提督海舡拜

靖海軍節度使充浙東西路通泰海州沿海制置使京東路



招討使賞膠西之功也。聖旨已降指揮，巡幸視師，可用十二月初十日進發。黃樞公云：今早得報，十一月晦，虜兵陷秦州，剽剔老幼，俘掠少壯，極其慘酷，即亮所遣親兵也。或謂左右與葛王通謀，故說亮遣之。

壬寅，金國大都督府牒國朝太祖皇帝創業開基，有天下迄今四十餘年，其間講信修睦，兵革寢息，百姓安業，不意正隆失德，師出無名，使兩國生靈皆被塗炭。今奉新天子命詔，已從廢殞大臣將帥，方議班師，赴國各宜戢兵，以敦舊好。頃議移牒，具如前牒。宋國三省樞密院照驗。大定元年十一月

三十日

丁未，王彥報收復華州。

戊申，大雨，翼時上被毡裘，乘馬出北園，閉門，宰執建王以下皆

紫衫從，駕至稅亭，御舡進發，留司百官班辭于東倉，以泥濘

免拜，隨駕官宰執皆後省，金安節劉珙，諫院梁仲敏，宰屬徐

度，六部長貳凌景夏，張運，御史臺吳芾，陳良祐，卿監王普，史

法，郎官曾汪，余時言，薛良朋，馬騏，姚寬，一官率無數職，餘不

書。

己酉，雨不止，留守相公視事於都堂，徙居于執政府，職事官皆



上謁

庚戌午後雨稍止王彥報收復陝州

甲寅聞車駕十四日次平江十五日歇泊今日進發

丙辰陰聞樞密行府限五日結局虜兵萬餘尚留和州李顯忠

禦之

辛酉聞車駕二十日次鎮江未有進發之日初虜之殘兵屯和

州雞籠山李顯忠攻之不克亡矢兩將虜兵緩轡徐歸顯忠

躡其後而不敢逼又之方出境

丙寅聞赦新復州軍

紹興三十二年歲在壬午

正月戊辰朔車駕在鎮江太史局奏未時太陽交蝕甚于申復

於酉雨不止無所見字局如式

庚午晴聞歲且鎮江日交五分又聞聰音赦淮南京西殘破州

軍

壬申陰陳宗卿置酒都中聞車駕此月三日發鎮江

丁丑吳拱等報十二月十二日收復汝州武鉅報十四日復嵩

州

乙卯武鉅報十二月九日義兵復西京又聞王師復壽春府其



實入空城而已、虜兵至則又棄之、言又聞之、則其言亦非也、  
丙戌、聞有旨、班進討之師、糧運不繼、且疫癘大作也、

戊子、聞有旨、二月六日回蹕、言又聞之、則其言亦非也、

癸巳、聞北虜遣使告即位、二十三日、聖旨差洪邁、洪楸、充接伴、

使副、邁、借左朝議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

二月癸卯、駕離金陵、言又聞之、則其言亦非也、

丙午、發鎮江、言又聞之、則其言亦非也、

丁未、太尉劉錡薨、言又聞之、則其言亦非也、

乙卯、五更出餘杭門五里迎御舟、

丙辰、丁巳、戊午、歇泊假、言又聞之、則其言亦非也、

乙未、文武百僚詣後殿問聖體、言又聞之、則其言亦非也、

乙丑、幹辦諸軍審計司嚴致明云、常歲除川陝外、諸軍支春衣、

二十四萬餘疋、今春止二十一萬餘疋、蓋自去冬用師、開落、

三萬、而隱冒不預焉、著作佐郎張震、權倉部官、言又聞之、則其言亦非也、

司及內人、月支米十四餘石、內外諸軍、歲支米四百餘萬石、

三月、庚子、聖旨扈從及隨逐乙行官吏、軍兵、依紹興四年扈從、

至平江府、例並特與轉一官資、餘人、言又聞之、則其言亦非也、

軍兵、諸色人、依此推賞、言又聞之、則其言亦非也、



癸卯吳璘報逐金人至寶鷄盡得關險樞密院編修官鄭樵卒  
字愚仲其化軍人力學著書不為文章不事科舉屢至闕下  
游諸公間二十八年講筵官王綸等薦對特補右迪功郎主  
管架閣庫御史葉義問論其過失改監南嶽廟給劄歸抄所  
撰通志三十一年携其書未得樞密院編修官請修北處虜  
正隆官制比附中國秩序因求入祕書省繕閱書籍未幾又  
坐言者寢其事至是欲進通志而病數日卒年五十九樵  
好為考證倫類之學成書雖多大抵博而寡要平生甘枯淡  
樂施予獨切於仕進識者以是少卑之

權

壬子北使高忠建張景山入見此三節入乘馬入麗正門正是  
令就門外下馬喧爭甚久既而使者捧國書上殿知閣門事  
趙述以祖宗舊例跪受之使者守近例不與述老矣相持移  
時仆于地上目二相陳康伯進曰臣等位宰相不當受其書  
請改用他日行權又呼館伴責曰前日已議定用在京禮例  
今乃紊煩聖聽何也徐嘉懼不能對時北使方秉笏寫書兩  
臂間嘉從旁掣以進國書畧曰十二月日大金皇帝致書于  
宋帝粵自皇統以來修好不絕不意正隆之末師出無名且  
有婦兩淮教曰好之語



癸丑蜀中報閏月二十四日姚仲吳挺敗虜師

乙卯洪邁借翰苑經筵同張掄充賀大金登宝座國信使副

丁巳北使辭答書略曰淮甸侵疆幸先期而克復祖宗故地方

遣使以請求

戊午北使出門太常少卿王普帶御器械王譙送伴成閔自淮

東來朝閱之田荆襄也虜正窺采石瓜洲朝廷屢以金字牌

趣閔解違聞言擣陳葵其畏避既而日馳百餘里士卒

凍餒而死者十二三至有自經於樹者虜退方進攻宿毫亦

復無功至是懼闕婦人之議已凡即官而上皆有苞苴冀以

自解去

己未洪景廬出接伴雜錄云淮泗彌無寸木鵲巢平地又云道

逢泰州民自虜中逃歸言初被驅迫至京畿百姓爭舍匿之

調護甚至仍為治裝告以歸路有捨其馬使代步者惟過河

則不可回

四月戊辰皇孫女永嘉郡主薨年十四初本瘡疹候而醫者誤

投藥有旨送棘寺

庚午釋衆醫未即奏請也

辛未上為永嘉郡主輟視朝聞泛使禮物例用金器二千兩銀



器二萬兩合十具

腦子龍涎心字香丁香各二合之類

匹物二千

錦樵金線紫

各二百線羅縐縐綾清絲綾已上各四百

朝士言三月十七日得旨許高麗遣使

來賀恢復疆土蓋綱首徐德榮為鄉導而明守韓仲通為請

於朝衆論不以為然會浙東提刑樊光遠登七不可之說其

議遂闕洪州言三月二十一日資政殿學士魏良臣卒良臣

字道登金陵人登進士第調丹徒尉移遂昌令召為勅令所

刪定官擢尚書郎北虜遣二太子將兵薄淮韓世忠戰不利

呂頤浩薦良臣往使時方與同舍郎觀潮得檄納筭中卒飲

乃起人頗危其行良臣亦遺令付其家脫不幸持以白父母

行至楚州見世忠道使指世忠下令斷浮橋命無得以一騎

踰淮良臣馳扣虜營其副將聶耳字董有和意勅吏投館待

使者無何世忠謀知虜已馳備輕兵渡水擊其後軍殺傷甚

衆聶耳大怒謂良臣賣已麾衆猝斬之良臣大呼曰某親老

妻子幼弱誠知<sup>自</sup>將不恤國計僥倖一旦功何苦蹈萬死未

見將軍執聶耳稍悟命詣劔驅良臣行數十里抵主帅帳前

卒許和遣良臣歸報會頤浩罷相趙鼎主戰良臣請祠去又

之召拜左司員外郎進檢正權吏部侍郎元朮寇邊邀結好

詔良臣與王公亮議之虜欲斥地及江歲遺匹兩皆五十萬



良臣曰被命以淮為界非江也凡木陽諾而答書云使者許我江北矣良臣私發其封大罵明日携入詰凡木背約凡木辭窮為取壘紙易書和議自此始定俄坐臺劾與近習暱出知廬州徙池州復敷文閣待制進且學士秦檜任事又士大夫異已者死徙相望良臣遺檜書曰天有雷霆尚隨之以雨露欲勝天乎願為子孫計毋貽後悔也檜死御批召陳誠之及良臣等四人良臣至先遂拜參知政事紹興二十五年十一月也良臣既驟當大任銳意度更事稍裁諸將回易之弊發三省堂厨官賈瑜罪流之人頗畏懼然學術空疎舉措多

劇

輕能內外謹誚不三月罷為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內侍鄧友護殯宮干擾府縣良臣摘其盜伐禁地林木械送行在詔貸死決配人頗服其果未幾提舉洞霄宮起知宣州徙潭州洪州所至治盜甚劇洪州之政尤暴率卒年六十九五月丁未梁仲敏蔡寺丞沈子平相訪蔡乃君謨曾孫陳亞嘗有恭襄無口便成衰之戲自是子孫立名多連口字惟子平從水出

壬子五更至漏舍平明入麗正門宰執親王使相侍從臺諫兩省官礼官並詣射殿立班辰時八刻皇帝自御幄出再拜升



殿奠醑頭仁皇后神御前沾灑之在廷法然神御出麗正  
門皇帝綽宰執至禮官皆騎導起景靈宮文武百官奉迎於  
宮門騎導官步導赴後殿未時八刻再立班行奉安禮左僕  
射陳康伯充禮儀使是日天氣甚涼初出麗正門細仗布列  
鼓吹振作衆馬驚跳戶部汪侍郎方跨鞍而墜腰臂皆損  
癸丑歇泊假欽宗小祥前輔臣至權侍郎以上赴几筵殿行奠  
醑禮以明日樞密院罷散天中節道場故前期入奠  
甲寅有旨張浚專一措置兩淮事務兼節制淮東西建康鎮江  
府池州軍馬

丙辰張子蓋李寶連報海州圍解虜兵散走國信使副以十六  
日到虹縣全國接伴使工部侍郎龐副使祕書少監已先在  
遣人致問云不須傳銜便請過界

丁巳天中節故事當拜表賀有旨免百官晨赴明慶寺望闕立  
班再拜賜香口宣再拜訖又再拜首相以謝表授中使回奏  
頃之再進班滿散祝聖壽道場臺吏引予立香案側謂之監  
香

甲子未後御筆手詔朕以不德躬履艱難荷天地祖宗垂祐之  
休獲安大位三十有六年憂萬幾宵旰靡屬時多故未能雍



容釋負、退養壽康、今過部粗寧、可遂如志、而皇子瑋、毓德允成、神器有託、朕心庶幾焉、可立為皇太子、仍改名、初用煒字或謂近唐

昭宗名有音別擬定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其宮室、官屬、儀物、制度、等疾

速討論典故、以聞、詔自內出、外廷不知也、自去歲修秦檜舊

府、貴近密語、又云上欲行唐堯故事、尋以邊事而止、今春工

役甚急、外議籍、四月末、新除侍御史呂廣問、以陳康伯姻

嬖、改除禮侍、康伯因求去、上始露倦勤之意、云朕年老多病

皇子將四十、可付社稷、程欲行內禪禮、他日近臣奏云、事當

有漸、無令四方、或至驚駭、上曰朕未思此也、故先下立儲之

詔、而意指已見、或謂此即初製傳位詔云、

六月戊辰、殿院張真、又上殿、擊朱揆、仍納副本、倬自拜相、即地

震、且立朝、專務迎合、中外雜然譏訕、臺諫欲論列、而上眷至

厚、非大惡勢、不能去、五月間、聞內禪有定議、語其子端厚、端

厚、遽令幹辦、府以狀申太府寺云、某本國學生、去秋誤作白

身、奏補承事郎、乞批料錢、曆為證、會有密告臺諫者、以謂國

學生與白身、初不繫入官利害、蓋臆料將未覃恩、國事職事

及得解人、或可免省、而倬在相位、可主此議、又懼人之知也、

故不於吏禮部而言之、太府但欲取官文書、照使爾、倬文專



指此事并面奏大臣懷姦覲幸非常不可恕上聞之变色  
辛未御營宿衛使揚存中保明扈衛統制將佐使臣軍兵等四  
萬三百五十二人四月十六日奉諸旨班直等三百三十四  
人諸軍扈衛官兵二萬九千七百三十二人各特與轉一官  
資出戍暴露并扈衛官兵二萬九千七百三十二人各特與  
轉兩官資今日報臺見之

癸酉侍從臺諫禮官就御史臺集議故宗室子侂并妻加封事  
初朝士有以子侂恩數白宰相者宰相雜之既而冒昧進呈  
上遽曰他日誠難處置今了却甚善尋有旨皇太子所生父

子侂贈秀王追謚安僖中書舍人唐文若既書黃疑其未  
安急白宰相別取旨改稱皇太子本生之親俄又收回制書  
而降旨云故宗室子侂并妻合行加封令禮官侍從臺諫檢  
照典故討論聞奏於是諸公做濮王之議請極其官爵使後  
無以加且服屬雖絕當從權冠以皇兄二字庶免著姓惟徐  
敦立汪聖錫呂仁甫堅欲稱宗室子與辯論久之乃肯書奏  
是日奉旨子侂贈太師中書令追封秀王謚安僖元係左朝  
奉大夫充  
修祕閣妻加封秀王夫人而制中加皇兄二字

甲戌皇太子賜字元永宰臣率百官詣文德殿拜表賀立儲翰



林學士洪遵等十六人以皇太子正位東宮告廟了畢同班上殿稱賀實欲致悉軒之意上曰朕在位失德甚多更賴卿等掩覆真父仲誠同對促罷朱揆上曰即有處分卿等皆公論也

乙亥旬假宣麻朱倬罷右僕射時內禪日逼宰執請止降告上不欲廢故事故就假日殿院張真父之具橐也察官周元特獨未知一日云某作夜夢朱相衰服還鄉且以棺自隨此何祥也真父驚異具言之解之者曰衰服者白身也端厚正以白身事故為此舉其以棺自隨殆能終保現文字暨告廷果除觀文殿學士提舉在外宮觀臺諫交章乞褫職皆不報昨日劉共甫當直以嘗為倬薦在假現免

丙子五更至待漏院平明正殿設仗上坐雨稍止禁衛閣門三衙文武百官以次起居宰執上殿奏事訖駕興班退頃之復追班序立殿門上閣門官南向宣詔曰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退處德壽宮皇后稱太上皇后云云百官拜舞訖入詣殿下立班皇太子即位流涕父之側立拱手群臣拜舞稱賀內侍固請坐御榻不許禮畢宰執奏事皇帝亦立聽班退雨復作太上皇帝自祥曦殿乘道進車幸德壽宮儀



衛及從駕臣僚並如常制百司就幕次起居太上皇后相繼  
出陳德召司業云某在宗寺見玉牒載紹興初今上皇帝初  
入宮宰執贊太上睨德真堯舜用心太上曰堯舜之事甚不  
難則脫蹤之意蓋素定于當日矣  
丁丑大雨駕詣德壽宮繳扇皆止宮門外百官班迎泥淖沒膝  
不能成列初定儀注皇帝率百官朝謁太上既而詔百官免  
入俄有旨從駕臣僚亦不入但就宮中行家人禮昨日上欲  
從

太上過宮大臣議不同而止侍從官赴都堂議赦初定太學  
止免職事人文解  
御批在籍皆免非故事也

紹興辛巳親征錄

見正錄



紹興辛巳年五月

...

...

...

...

...

...

...

...

紹興壬午龍飛錄 周益文忠公集二百六十四

起紹興壬午六月 止隆興癸未四月壬戌

紹興三十三年歲在壬午

六月丙寅朔

戊寅宣赦文德殿首尾詞翰林學士洪遵草其間有云凡令者

發政施仁之目皆得之間安侍膳之餘蓋用御批語入傳誦

之聖旨朕欲日朝德壽太上謂恐萬機勞煩群下委禮官重

定其期禮官請用漢高帝故事五日一朝

辛巳監察御史以上詣德壽宮起居輔臣畧至榻前太上幞頭



寬袖赭袍玉排方帶中官八人分立句殿下惟施繖扇不鳴  
鞭

乙酉祠部員外郎劉藻卒藻字昭信福州人進士入官頗窮易

通禮學陳誠之在西府薦為學官改樞密院編修官除園子

博士兼建王府小學教授教授本專用館職王十朋既去未

六俸以命藻而降旨云教授闕差館職李官兼領俄擢祠曹郎

而兼職不改也東宮立宰執請廷王府官僚太上目小李何勞

之有止遷史浩張闡時藻已被病未幾卒年六十四贈秘閣

修撰三皇子各賻銀絹百藻初被召尚在選調吏誤召嶺南

入京官劉藻父之始悟朝廷除廣州通判遣之至是藻卒而

劉藻適自梅州守乞致仕異哉

己丑太上以車駕五日一朝為煩詔用朔望初八二十二日詣

德壽宮

辛卯德壽宮月進錢十萬貫太上令止進四萬貫

甲午文德殿宣詔書上太上皇帝尊號曰光堯壽聖太上皇帝

太上皇后曰壽聖太上皇后先是禮官與執政已定此號然

後令有司集議二十二日侍從臺諫禮官會于都堂左相援

筆書云云或謂尊號始自開元至元豐罷之萬世不可易也



乃

汪聖錫持此議尤力給舍臺諫多從其說故不簽議狀者大半或謂此主上奉親之禮不得援元豐自却不受為此比而洪翰林已草光堯聖壽之議矣二十三日進呈奉旨恭依汪聖錫徐敢立二陳侍郎及給舍臺諫各以狀申都省云尊號既非美而光堯近神堯壽聖及英宗誕節且嘗名寺不可用也二十五日遂降旨謂已奏知太上不容但已恐數字未善更令金安節張震等商量疾速未上金彥亨在禁從不簽書中官最長而真父臺諫之長故也明日彥亨真父等請再集官議二十七日聖旨不須別議願與簽書前議者聽諸公知不可回皆與簽書

象

七月丙申朔先天節假連日蜚蝗自宣湖入臨安界綿亘數十里所過楮其山而不甚害稼江浙間三十餘年前嘗有之丁酉監察御史以上赴德壽宮起居既卷班輔臣升殿問聖躬次從官次楊存中趙密田師中鄭藻等太上有所筵諭存中芋曲謝三四客云豺能殺虎鼠可害類事固不可忽也戊戌糧料院供登極赦諸軍優賞共支銀三十八萬三千一百餘兩殿前司捧日都虞候軍額等至諸軍長行一十九萬四千一百餘兩馬軍司龍衛都虞候軍額等至諸軍長行五萬四千三百餘兩步軍司神衛都虞候軍額等至諸軍長行九萬九千七百餘兩諸百官司等處王衙差到軍兵自虞



都候額等至長行三萬  
五千余兩

已亥、自官受誓戒于尚書省奉勅攝光祿丞、以此月十四日皇  
帝親饗太庙也、按國朝會要、無即位親享故事、太常官比附  
郊祀、定此礼、初請乘玉輅、上不許、稍令裁定、

癸卯、德壽聖旨前嘗止宰執<sup>等</sup>、月內兩次到宮、今聞尚與前說  
不異、緣宮前無待漏處、緩急陰雨、使百官暴露、殊不安懷、可  
後只初二日率從官等同一次、未時宣麻、張浚自持進大觀

文除少傅江淮宣撫使、進封魏國公、昨日鑾院劉共甫當直  
不召、就衣假中宣使史直翁、初三省議除少保改封次國、制  
出乃少傅大國、或直翁與謀、陳揆不樂、曰、直內相也、

戊申、赴太庙致齋、大雨、中日、夜暴風達旦、軒輊可畏、太史局奏  
地震、  
已酉、五更、皇帝親饗太庙、初礼行、大風既而雨作、張魏國公申

請內一項除申朝廷用狀、餘皆割下、或謂非見執政、不當如  
此、

癸丑、聖罷御前激賞庫場左帑、謂之南庫、從袁仲誠諫疏也、自  
秦氏歛中外之財輸御前、雖時有進納、而三省密院移用為  
多有司、莫得稽攷、上銳意除去、士大夫以為盛舉、此外又有



三省密院激賞庫頃嘗裁定歲給十萬緡而已汪聖錫云呂  
元相為直堂厨每廳日食四千至秦會之當國每食折四十  
餘千執政有差於是始不會食胡明仲侍郎嘗謂雖欲伴食  
不可得矣

丙辰臨安訪求岳飛墳在錢唐門外當時私號賈宜人墳令將  
以一品禮葬之

癸亥內侍李綽罷提舉軍器所初上以器械不犀利工部軍器  
監未嘗問故以付綽而不令隸部監臺諫謂建炎間太上嘗  
以此委中官未幾廢罷新政豈且如此上頗然之有只為題

目不好之語既而綽張大其事日有起請且辟置官屬上意  
於是鄉綽諭真父仲誠云祖宗朝中官嘗掌兵此亦何可害  
二人論奏不已遂降御筆云覽卿所奏備見忠讜云云已令  
復隸部監然綽猶未罷也二人再論列而任信孺陳應求因  
內殿外對亦及之乃令綽自請罷提舉而改用統制官輔選  
等

甲子洪景盧張才甫入閣國書略曰使介未庭緘題越式固違  
群議特往報書曰宣靖既遷楚齊繼立及叙海道定君臣之  
事又曰海寧陵失德江介興師過乃止於一身盟固難於屢



變亮既死追封岐國王

又曰尺書侮慢既匪藩臣寸地侵凌

又違誓表又曰殊無致賀之詞繼有難從之請又有若使干

戈不息賦歛繁興墜民塗炭各將誰報之意而末句云尚敦

舊好勿徇群言初景盧在境上與接伴約用敵國禮接伴許

諾故沿路表章皆用在京舊式總入燕京盡却回使景盧依

近例易之景盧不可於是局驛門絕供饋而館伴者云嘗從

景盧父尚書公學陽吐情實言勿固執恐無好事須通一線

路乃佳景盧苛懼留易表章授之既入見副使例不跪

至是皆跪虜主傳令云國書不如式不當授可付有司其跪

詐虛喝類此

八月己巳成閔保奏瓜洲及阜角林陣亡將校長行共三千一

百一十三人其實阜角林所喪甚少而瓜洲之敗恐不止此

也

戊寅宮門早一刻開行事官朝服入赴大慶殿各厄其職皇帝

服通天冠絳紗袍發冊寶訖還內臣僚常服出和寧門導冊

詣德壽宮有頃駕未太上皇帝御殿皇帝入拜殿上奉冊寶

訖行官事歸班百官拜舞稱賀太上皇后訖退作晚詔迎天

竺觀音祈晴今日雨意垂僅能成礼有旨光堯壽聖太上皇



帝上尊號進銀五萬兩壽聖太上皇后三萬兩并八月二十一日生辰進銀三萬兩先是有司引唐順宗故事雖在欽宗服制不妨上冊寶但欲設樂而不作禮却即官劉儀鳳以唐唐實行易月之制與本朝不同着議甚典麗然卒從有司所請丁亥除起居郎

已丑後殿侍立退詣文德殿拜表請以會慶名聖節殿門侍班幕次臺諫皆設日倚近臣則各以交床自隨徐敦立相戲云罰却倚子矣

癸巳拜第二表請聖節名是月九日奉旨吳拱保奏今年二月

五月西京差金人攻汝州追趕過河又二月二十四日直來城下掩擊敗走及廢兵深入收復永安軍并永寧福昌長水等縣并金人攻打蔡州遂州遂發統制王宣等前去確山縣解圍等事保明實立功官兵二萬五千五十四人奇功一千四十八人各特轉兩官資第一等三千二百六十八人第二等八千九百八十七人第三等一萬一千七百四十七人各轉一官資

九月甲午朔駕詣德壽宮上御內殿即講殿輔臣奏事畢自詳曦

殿登華祥曦舊殿名余而西常日但為行廊凡駕出輔臣若



無奏事則徑於祥曦設御坐鳴鞭山呼如儀左右史例隨應  
奉官兩拜起居次宰執從官親王使相并兩拜起居班退而  
輦升左藏庫冊室支賜銀八千兩絹九千疋

乙未早赴德壽宮起居退詣文德殿聽批答所請十月二十三

日為會慶節且允敦義云魏申謂漢宣帝光武唐肅宗皆亥

生

更檢光武紀中元二年注云是歲在丁巳則光武乃  
生於丙辰范曄論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

丁未受勅兼編類聖政所詳定官右正言表字知温州字論德

壽宮中官梁康民欲就宮側開酤事上批其章云覽卿所奉

及德壽宮朕令詢問即無此事朕心悚然今後論事毋或如

此尋批除字吏部郎官大臣以為不可孚請去故有是命尋

又除直祕閣

丁巳兼權中書舍人

十月辛巳聞吳璘捨德順歸秦州

癸未旬假宣麻張子蓋以海州解圍立功加檢校少保十餘年

表武臣節度使一轉即拜真太尉臣僚論其大驟乞復檢校

官遂自子蓋始

十一月甲午早赴德壽宮起居韓知閔恕云紹興七八年間同

莫將使金國不許至其都止燕山以待父之報虜主表等將



亦不得見，但呼至都堂，其宰相等五人，設榻坐堂上，將等立白事，屢被詬辱，幾不可堪，既留國書，即徙將寺於涿州，駟中伺守頗嚴，遇太守未，招議事，將恕以下，皆朝服，步往，未嘗給車馬也。

乙未，以內教權罷講筵，是日當未講，曰例臨安具酒饌，比亦廢。此禮學士院設食三品而已，時洪翰林兼侍讀。

丙申，鎮江張子蓋遣契丹婦正人蕭鷓巴來譯者，謂契丹為金人所敗，此曹遁以未，然未可信。

戊戌，講筵所例賜冬至節儀，講讀官錢五十千，酒六斗，修注官錢三十千，酒四斗。

己亥，就都亭駟賜蕭鷓巴等四十五人御筵，酒七盞，初議遣從官押燕，予與給舍白宰執止之。

庚子，日南至，稍晴，早入麗正門，赴文德殿拜表，稱賀，過祥曦殿，起居從駕詣德壽宮，皇帝入大次，百官班殿下，皇帝步入小次，太上皇帝御殿，應奉官禮官導皇帝自東階升，北面四拜，訖，西向立，百官拜舞如儀，禮畢，皇帝從太上皇帝還內班，退，歸幕次，未後，從駕回，是日太上宣蕭鷓巴等入宮擊毬，賜銀，挽有差。



戊申詔改未年正月一日為隆興元年。曾子宣日記有此號。壬子旬假，雨中訪務觀，務觀約韶美少稷至，能共飯。務觀云嘗記先人說紅鞵飾帶始于於唐莊宗，施之優人，程具致道云爾。龐元英文昌雜錄云：滑臺賈昌朝畫像猶是黑鞵金玉帶，不知紅鞵果起于何時。

丙辰張震除中書舍人，或謂廟堂有所疑，故峻選，便去風憲。上諭三首云：震知無不言，皆當理，遂諭當制舍人載之。訓詞真，父辭免云：自太上中興殿中侍御史，凡五十二人，未有逢除三字者。

十二月戊辰，省劄坐同知樞密院事張燾所奏，并降御札召侍從兩者臺諫赴尚書省拜受訖，就都堂給筆札，令條具時弊。仍各諭其官屬次第以聞，衆議乞許三日內條對，遂具奏聞。己巳景靈宮行香，御筆督條對，史參乞少寬之，務令詳盡，上親批數十語，大略謂：近臣非若疎遠之士，不知時務，今宜之於口，書之於簡，何擇焉？若徇人情，朕所不取。史參又奏：陛下姑欲知時弊，非掩士大夫不備，而窮其所短也。并繳洪翰林以下所援仁宗給札故事，亦是退而條具，上仍從之。乙酉微雪，越人以欲雪而日光穿漏為雪眼。



已丑百官赴太廟門外班迎安穆皇后神主退入幕次俟丁時  
祔神主於別廟禮官初欲依薦享例用樂予奏云薦享為祖  
宗故不以欽宗餘服而廢樂雖別廟亦可就用今安穆乃欽  
宗姪婦不可用樂周元特亦論之詔可

庚寅祕書少監陳崇卒字德邵常州人年六十二述祕閣柱裂  
有大声人以長為豕不祥之應

隆興元年歲在癸未

正月癸巳晴聞虜人陷水洛城在德順軍秦州之間虜先以  
兵與吳挺相持於德順一旦焚寨引去挺其偽遁也不為備

虜自間道徑趨水洛斷我師歸路而城中兵甚少故陷之

丙申盱眙報蒲察徒穆領兵擄虹縣徒穆故泗守也自失其地  
即寓宿州睥睨故疆而不可得既陷虹遂稱泗州居之

庚子宣麻史浩拜右僕射兼樞密院使張浚拜樞密使都督江  
淮軍馬昨日擬定魏國除目上以筆圈去樞密使三字止升  
都督今早執政奏事聞之請如初議而制已付閣門遂用舊  
文首尾詞告廷而令直學士院劉珙滯改其詞行下是日鑠  
禮部貢院勅差翰林承旨洪遵知舉兵部侍郎周葵中書舍  
人張震同知以免解就式人衆增參詳官二人點檢官四人



國子司業王十朋為別院考試官

戊午貢院言承旨揮比前舉取過人數共添取一百人檢照前舉凡三千五百四十四人終場取過二百五十四人今合取三百五十四人而去年覃恩免解除鼎劍州不曾申到數目外國學一千三百四人建寧府一千八十九人洪州二百三十八人宣州二百七人巴上共二千八百三十八人內有八百六十五人未來就試今乞於增添一百人額內撥留三十人充未到合取之數從之貢院言常舉共得錢一萬二千貫酒二百石今官吏增多乞增錢六千貫酒一百八十石詔給

半

二月甲子蜀中正月探報虜擾水洛城吳挺棄德順間道歸丁卯徐稚山侍郎論秋菊落英事予謂有二說一則為華落色衰之落一則落訓如初所謂訪予落止者義見爾雅蓋取菊之初英食之

戊寅吳拱正月二十八日軍前申狀云向起無勝軍皆自德順拔歸勝軍頗多亡失我師焚秦州退保阜郊

三月壬辰翔張魏公繳連比界副元帥紇石列志寧回書未上其式云志寧白宣撫執事書詞大畧謂向者新王初立即捨

德



淮南地先遣信使而宋國襲我歸師稍侵吾疆今得來書以  
天時人事逆順為言固爭舊禮不議也事且陝西所失地近  
已剋復彼將士或死或執其數甚多此由

宋國貪土地之故不順天意不惜人命以致此也志寧材雖  
不武被命分閫師之進止得以專之彼能先歸侵地以示誠  
疑則往復之禮乃可徐議今則按兵不動以俟來音且深思  
熟慮毋貽後悔初魏公以其拒我使者邀索舊禮堂移書開  
諭之故復用此意答

甲寅夜與共甫宿中未日覆試權要親族過者者

乙卯雨作寒引試七人禮義積而民和親論初秦氏以子姪竊  
高科而諸將亦行賂効之檜死議者請按乾德咸平故事凡  
兩者臺諫侍從以上謂之權要其有服親登第皆令覆試雖有  
旨依而未嘗舉行今歲趙密之子右承事即賡過者眾疑其  
假手也欲驗之而賡果託疾不來

四月壬戌奉祠出都

紹興壬午龍飛錄



隆興癸未自後省歸廬陵日記

周益文忠集一百六十五

起隆興癸未三月甲辰  
止是年六月壬午

紹興壬午壽皇初政予自御史擢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聖政  
所詳定官明年癸未改元隆興時隨龍人龍大淵曾覲頗用事  
予因進故事每以為言尋繳其知閣之命坐是請祠而去以三  
月庚申出闕六月壬午歸至廬陵之永和鎮此當時行記也一  
開八年迨乾道庚寅始還朝云

三月甲辰晴同金給事彥亨繳駁龍大淵曾覲除知閣旨揮近  
臺諫交章論列二人怙寵妄作既而止罷大淵副都承旨而



覲自帶御器械並有此遷又中書舍人張真父之出頗涉大淵外議紛然故論之

乙巳二相呼召至都堂宣示御札大略謂給舍論淵等蓋為人鼓惑議論群起在太上時小事豈敢如此同彥身歸家待罪丁未被旨無罪可待

己酉再同彥身入奏乞罷

庚戌再被旨不允仍令宰執諭旨早奏假

壬子同彥身奏假講筵留身謝上曰朕察卿務舉職但朕欲破朋黨振紀綱耳卿弟安心

甲寅二相道上意已再除兩知閣且云給舍想已無他予曰前降旨禪大淵別與差遣覲依旧帶御器械今遽申命豈敢但已遂留除命不下

乙卯左揆奏後省不書二知閣錄黃上令龍大淵與在京宮觀既批旨御筆令且止

丙辰三省再奏龍大淵既未與宮觀欲且用朝旨差權閣門凡百與正除無異但不錄後省甬上再三不可云且待

戊午常朝退欲就講筵納劄子乞祠會有旨權主講遂入奏已未御批依所乞三省擬職名以進御批更不除名龍大淵改



幹辦皇城司

庚申受勅主管台州崇道觀以狀申尚書省乞免謝辭

四月辛酉朔輜重登舟

壬戌出暗門寓寶成寺予以庚辰歲三月二十八日到闕今以是日離後省四月二日供職太學今以是日出門適三年矣

癸亥至廣慈別姚媪墳

甲子雨旋霽骨肉登舟出城予循城過北關就之李平叔大監陸務觀編修邵德章監丞王致君判院范至能省幹携詩相送解舟至閘下遇修梁而止

乙丑晴陰甥尚貢之告别遂行夜距長安閘十餘里止

丙寅大風雨過崇德縣不留夜宿福嚴渡口

丁卯大風雨不止早樞密使張魏公入奏事舟過謁之并見其子欽夫及蜀官馮圓仲携兒上福嚴寺屋宇皆新惟佛殿天禧旧物也昔有真覺大師志添歸老此寺志添即泉州南安巖主之門人能持胎藏呪為人却鬼魅不祥自宮禁妃嬪皆尊信之仁宗賜御書戒定慧及梵書兩軸皆金字也元祐中陳才人為遂寧郡王施高麗磨衲袈裟一副上有金環錫勒郡王所題二十三字才人即欽慈皇后王蓋徽宗也又有南



安巖主墨蹟數卷皆巖寺中黃魯直嘗作蓮花巖銘今刻石  
泉州蓋志添自京師歸時送之風稍定解舟晚距秀州三十  
五里止

戊辰晴過秀州不留晚宿施經

己巳過平望少留未後抵吳江縣登塔四層携家游臞庵名園  
也主人王氏名份申後移舟過垂虹洵縣北

庚午乘順風而行過平江府不留夜宿無錫縣

辛未早雨旋止過洛社少留携兒登開利寺寺有十數小院夜  
宿常州門外

壬申自城中過晚泊沙子口

癸酉早過沙子風大作白濤淺澁舟人束手強之使行而風亦  
止晚至計亭船尾高不能度橋遂止王仲賢來迓

甲戌早入荆谿次且吳縣舟過長橋水極清駛篙師幾不能制  
午後乃至外舅宅相別四年矣

乙亥邑宰姜敷言詔以下及莊氏諸親往復不盡記

丁丑早出南門度銀樹嶺至臺莊拜外祖給事墳守者盛四七  
死已二年惟一女在破屋半間而已相去里所有毛百一毛  
百二呼來共治祭奠



已卯赴寺觀開啟天申節

庚辰天氣清和同莊德邁出南門約行四十里游洞靈觀閱長

慶四年揚漢公題名碑保大九年韓熙載記文本朝春肇詩

主者應若谷出天禧金寶牌其文曰玉清昭應宮慈聖光獻

皇后玉衮校上上大吉又指聖母殿小池云京師醴泉觀水

也飯罷登山入張公洞初至燒香臺頗平廣自此下臨棧道

篝火以入恠石錯立如真武像如人形如狡狴如耐重躡踞

不可殫名道士指一穴曰此天師煉丹竈也穴中土黃而細

可治瘡壓驚取之不竭又指石上獸跡曰此天師繫驢處也

宜與人至今講驢其說頗不經路窮攀緣而上有穴達山背謂之風洞穴口

甚隘匍匐乃可出游洞宜冬冬則氣溫且不蒸潤今日挾纊

猶凜也此去金沙寺頤山陸希聲講易臺皆不遠日已斜

不果往與德邁對飲洞口之石巖流水平布頗類水洞久之

遂過湖狀鎮山色如畫溪水紺綠所謂卷畫也陸希君陽山居記東谿兩

岸多朱藤花映谿遠望如畫好事者因目之為卷畫谿又云

君山之陽水貫太湖山勢盤曲湖水曰然狀因名湖狀渚

惠氏南園葺治極有法溪流正貫園中隔街即大茅吾方勸

游不無慕焉歸縣一更後矣旧讀陳子高詩集載善權景物  
奇絕當卜後期



乙酉報謁郭提舉

知訓字宅心

樞密

三益

之子宅在觀巷自謂東坡

旧居門外數步即通真觀造於陳大建三年初名弘道唐改

具道本朝賜今殿宇推敗過者懼壓焉觀中有双柏院紹興

二十八年大風拔一柏去其尚存者甚大又有丹井道士相

傳呂洞賓屢至此以為有丹也唐人嘗作觀記南唐徐鉉亦

為之鉉篆其額是日外舅置酒相餞初夜起視雲氣甚異

丙戌留妻孥外舅家單舸發且具溪清快不移時至定誇蓋太

湖口也

丁亥舟人言風作予乘輜陸去崎嶇三十餘里方至荻浦而舟

自湖中来今日風本不高而波浪洶湧声如萬鼓况風饕乎

晚泊獨木山下葉家團去湖州十八里

戊子早過湖州望城中樓觀縹緲環以溪山宜晉唐以為名郡

也申時過德清縣溪橋頗壯麗有左顧亭謂放龜也二更宿

鳳石

己丑早過安溪午後至餘杭縣艤舟稅亭下溪流即茗水也自

天目山出注于湖過寶輪寺祭程氏亡妹十一娘寺具于齊

之永明真廟時賜今額經兵火惟存鍾樓晚宿沈監稅宅尚

貞之婦家也貞之在城中



庚寅早同祝升卿秀才遊洞霄宮去縣約二十里青山九鎖溪流不斷道傍有仙人迹相傳秦始皇移山仙人拒之其說荒唐難據衆山之中一峯稍高者天柱也宮門立錢鏐大碑頗叙興廢餘皆無所考招知宮鑿義陳希声飯觀撫掌泉泉水常潰溢而不加多偏游五洞惟大滌可觀頂如砥平入至龍井而止栖真洞去宮稍遠山極高可望府城洞中有石乳下覆如寶蓋石室洞甚平凡道士云以吳天師藏書劍得名龍洞鳳洞不可入強名耳未時還縣貢之自府中來置酒待諸沈

五月辛卯朔早同貢之甥游徑山道過無相院普淨院

皇祐間陳述古

嘗留題

約四十五里至山下兩作飯于解院院後有玉乳泉白

稱其名有輿上山少休半山亭弥望皆大杉風雨過之龍虎吟嘯令人聳然自山脚至寺僅十里地本龍湫唐國一禪師化而居之形勢峻窄屋宇層出不足以容衆今大慧禪師宗果為長老時用意創千僧閣遂為巨刹旧無常住云龍自打供不許置田其奉事龍神甚嚴并在祠前相傳水通天目山東坡所謂乞歸洗眼者此水也齋粥不敢擊本魚往嘗誤擊地裂泉湧以與龍為同類也山多兩足小蛇不傷人背有金



縷自腰以下純青云龍神眷屬也蔡君謨集中長老蘊裏來

迺同訪黃世永文昌從政遂見杲禪師於明月堂

壬辰黎明同世永至含暉亭候日出陰翳無所見下視群山皆  
培塿也食罷乘山輜游白雲庵菖蒲田碣石巖又有凌霄亭  
峻甚不果遊此寺之後山也歸歷僧寮作坊軒窓欄楯間雲  
氣可掬昨日自邑中來望叢林在山半即寺場也若具山之  
最尊者必能極目萬里

癸巳同世永出寺門步至南塔峯眼界可亞含暉連日冒嵐氣  
又陪杲禪師蔬食遂作脾寒薄莫大嘔乃定夜施主作水陸

道場二更就含暉請聖裏老請觀聖燈閃爍合離如曳螢燭  
上下衆峰之間云龍神所化也頃有人掩得之蓋木葉耳請  
聖畢迎入寺中鏡鈸旗幡鼓吹俳優紛然前導龔俗士如此  
昨日裏老以新到具飯待杲予亦在坐每食必獻藝支利物  
如州郡体亦可笑也

甲午別杲老下山杲令侍者子賢同世永送別無相院未時抵  
餘杭小酌沈家遂行負之甥送至獄庙前晚宿彭塢口柴店  
離縣十五里

丁未欲便道趨桐廬故由桐嶺入長福院午飯值盛夏雇夫孺



弱數步一息急改塗之富陽縣少休于接待院舟行計既得  
舟即解去偶遇上水風夜半至桐廬縣是日路中見村夫戴  
艾葉方記端午市十數糶及僕隸

丙申早發桐廬雨作風猶順泊七里瀨登嚴先生祠堂今謂之

九壠院有三僧主香火先生塑像居中以方處士范文正公

配方干旧居在對岸鷓鴣白雲原至今方族甚盛堂中有唐崔儒所作記而李宗諤

修圖經誤書作碑人姓名前郡守董弁辯證詳明刻于碑陰

釣臺高峻兩滑不可上解舟回望而已晚次嚴州泊安流亭

下

丁酉吳守縣司馬倅伋潘倅昌期及州官相訪司馬即文正公

曾孫潘太主之孫建德令趙茂清獻家也晚赴州會於高風

堂借八兵

戊戌早行諸公送別放生池上圖經謂之西湖山郡殊無陂澤

故貴之連雨小溪暴漲徒涉頗艱晚過白沙渡宿葉家店

己亥早過壽昌縣飯于廣安寺晚至烏石山衢州龍游縣界山如削鉄

懸瀑十仞其上有幽巖精舍今為宗室儀恭孝王功德寺意

欲一游而從者終日冒大雨皆告憊遂呼山轎而上路極峻

狹約三里乃至樓閣層出極目千里田巖在山之頂以形勢



迫窄徒馬紹具甲寅張魏公題字案間僧就刻之忽忽下山  
籠篋皆遠去日莫泥深崎嶇奔走一更後及于大樓亦好奇

之過也

庚子雨行極勞過順溪市井頗盛食時至蓮花寺溪漲橋斷遂

宿

辛丑早行二三里過趙清猷公神道不果入至溪邊僅得小舟

爭濟者紛然既度溪地勢平衍山遠而秀非嚴陵比也午後

抵衢州沈守度任倅照潘倅昌齡李教授知己新邵守李大

夫元老肇慶守王大夫永筠守曾朝散遜相見入城泊如歸

館易八兵大雨終夕

壬寅雨毛平仲开提幹自攔柯石橋相訪赴州會於思政堂

頗宏麗張噪巨山所造未後發衢州聞常山道中溪漲無舟

遂行江山路宿新礪去城三十里

癸卯過江山縣避雨海會寺梁天監中某甲捨宅造雨不止復行塗中邸

店頗多望見江即石三株拔起平地晚抵禮賢鎮投宿太平

寺寺極破弊長老善參來謁自衢州至此凡一百一十里

甲寅入信州界邸店稀矣晚投宿靈鷲寺之駐麾堂寺宇幽潔

山勢環抱貫休嘗留詩同長老智源至光相洞口將仕郎李



叔度龍舉，並自臨安來共宿。叔度辰州叙浦人，舉漳州人，兩晝夜不止。

乙巳早冒雨行，已而少霽。自昨日路已硤確，今日尤崎嶇也。食時，次永豐縣，官相見，同年涂文伯為丞，致羊麵酒，報謁即行。過唐校書郎有道先生墓，申後至中園，有報恩寺，粗雅潔，款宿不果。行至信州之水南，日已落矣，遂入太霞宮，寓客充滿，無所容，膝排道士之闥，宿焉。是日行八十餘里，下又遠，故費力如此。

丙午早至江邊，濁流渾々，上浸民居，呼上舟過渡，甚危遠，城詣廣教展墓館于巖殿，長老懷璧，閩士劉大方相訪，陳守扁蘇倅，楷田提幹興宗湯教授衡，沈上饒作式前興化呂守大舉

繼來，蘇沈呂皆金陵僚伯，湯同年也。是日方晴，夜復大風雨。

丁未晴，設僧供，招壁老劉生飯，邠延昌山人參，自云為先妣卜地者，訪陳學正克旧名軒及其姪博，予頃在此從陳彥國先生學。

充其弟博其子也，請奉米遺之，過廿姪廿八姪宅，又過四一

監廟家哭廿九舅

四一名湘字南仲

報謁沈上餘縣治極宏壯，前令

周闕為之闕，有吏材，侍郎綱之子，其子權，今為此州司戶。

戊申焚黃畢，赴州會于面山堂後圃，宛然記旧游，二十八年矣。



時章思台為郡守外家猶盛今惟敗其室者與孟女存耳予

既久失慈訓而妣之乳母孟亡弟子柔予之乳母姚婢永壽

無一在者誦無人論借事之句墮淚久之陳守云玉山發洪

壞民居上饒五伯祝文來其居與先夫人墳相直勞以緡錢

已酉早至陳先生宅拜其夫人詹氏年七十聰敏過人正言公

之女也其子博言其舅詹房州亮可幹人朱姓者有子年二

十貌甚肖通判舅氏婢望兒有孕而逃為朱氏所得此子疑

吾舅子也望兒今復嫁一朱秀才而二朱皆在玉山予驚喜

徐詰其名博懼紛紜不復肯言姑志之申後登舟溪漲艣鳴

呖如奔馬夜泊唐羅步後十二年歲在乙未三月七日被召

來其名曰遂不能辨其是否蓋望兒初入汪聖錫家旋歸詹氏而生此子詹以昇其幹人朱慶遂冒其姓云

庚戌早過泖口鎮弋陽縣皆不泊終朝望見龜峰如行南康江

中對五老峰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者甚欲一至其下而溪

湍不能艤呖午後強舟人使泊得步曰桃花上有步口市隍

二夫前導約十餘里抵瑞相院今為陳丞相功德院長老慧光來謁院

前後皆逼山而其前列三十二峯大抵皆石崖也地勢峻迫

以無水為患門外有觀音泉可汲予初謂山勢昂首俯背故

以龜名寺僧乃指山頂石形如龜云回至渡口入桃花臺之



妙音院頗有前輩題詠元絳厚之參政之父守文亦有詩厚  
之為刻碑臺乃臨溪磐石耳未嘗種桃惟石上窠曰十數覆  
以孤松相傳道士於此鍊丹或云葛洪非也申時解去晚抵  
貴溪縣泊三山堂下三山對溪石山也粗惡無足觀是日舟  
中望遠山極秀傑舟人云靈山也跨饒信二州界云知縣石  
通直即談莊來捨舟館于縣驛此去上清宮龍虎山不遠暑  
甚僕疲且聞泛舟詰曲方見形勢不果遊

辛亥天申節訪十八外祖宅見四二舅

蓋得可

及其所生養娘四

十舅

蓋同可

侍叔外祖母攝官靜江未婦叔外祖二女其長再

嫁田昭次嫁徐競明叔之子其老僕李安相州人識先父云  
食罷發貴溪陸行四十五里宿香爐源道塗迂阻如八九十  
里

壬子欽宗大祥過仙巖望衆峰連屬俗呼排衙山曾宣教蓋遣

人致書晚宿大嶺

距金谿十餘里

是日涉安仁入金谿界路稍平易

道中見撫守張安國榜示民戶凡畸零稅絹別差官受納隨  
給戶鈔其法可取

癸丑早至金谿乙卯歲嘗過此值大水留數日知縣石通直即  
李煒邢州人宣和二年御史中丞森之子煒言其父在臺時



待制鄧之綱進狀訴太傅王甫強取其愛妾阿馬於別館經  
宿乃遣事下臺治如所訴甫乞移獄御批改送開封府府尹  
王昂攝之綱訊杖二百遂承誣告森生此罷與元符以來詔  
旨所載略同尉曾大昂字國器永和人來致家釀少留縣馬  
易驕夫而行至耿源市有新興寺天尚早不宿過清江渡甚  
狹而水可造帝晚下路里許投宿靈巖寺雅潔可愛篋簪軒  
大竹成林離金谿已四十里

甲寅早入南城界過章山寺少休午後抵軍城軍本撫之南城  
縣水號肝江張天覺為江西漕窮其源出血水嶺南留五言

詩一篇新守趙子禰將至郡官皆不在惟通判龔朝奉鑄教

授劉修職溥相見德廣就駟置酒復以郡醞鳳山泉遺之

熱甚

乙卯早出西門行十餘里遊麻源第三谷未至數里石嶺盤互  
水行其間略類洞霄訪卷石巖入雲門寺鄉人南安太守陳  
杭父子殞寺側為之悽然寺前有靈豐廟正臨溪流顏魯公  
所謂源口有神祈雨輒應者也地出二石筭就塑神及夫人  
像遇科歲舉士人乞夢占得失他祈禱亦驗崇寧中封善應  
真人廟中刻謝靈運三谷詩三谷麻姑第一桃花坪第二此



為第三桃花坪今不可考華子岡翻經臺銅陵石磴但存髻  
髻耳郡人王三錫嘗讀書山中鑿石治亭榭種木為園規模  
可嘉近不復來山房亦廢飯罷步入太霄觀聞近處有九井  
或云無足觀別繇小路過麻姑約行十里至山脚尋真亭遇  
筍輿來迎遂上山其紆峻亦路亦略類徑山中路有界青亭  
次雙練亭枕流亭懸瀑瀉雪濺雷吼天下奇觀也進至龍王  
祠其下有潭天寶中黃龍見於此自此始得平地而為仙都  
觀相傳即蔡經宅方士謂之丹霞小有天觀宇雖古而道士  
星居無復清高氣象主者胥常景具飯五峯堂五峯謂葛仙  
朝真望仙拜仙秦人皆強名也元豐間封麻姑為清真夫人  
元祐改封妙寂真人宣和加上真寂冲應元君徽宗御書元  
君之殿四字仁宗亦嘗賜飛白來字餘見魯公碑魯公塑像  
在祠堂中近有蔡某奏議繪十賢以配之十賢皆本土人參  
政陳彭年永年直講王无咎補之賢良李覲泰伯少卿蔡冠  
卿元輔左丞鄧溫伯聖求灌園先生呂南公次儒侍郎朱彥  
世英及三曾兄弟也呂有孫已廢其業泰伯無後學中諸生  
歲時祀其冢觀後有星杉亭齊雲亭齊雲望軍城如一聚落  
景常云觀之極西乃丹霞福地欣然往遊初循田塍僅能容



足既而復登山兩山之間泉流不絕良田疊出幾萬畝未嘗  
旱澇皆觀中常任也山行十餘里極麻姑之巔自山缺過丹  
霞界入祥符觀乾德二年南唐臨川牧齊王李逵與開山道  
士黃道英相善為造此觀初名真章聖朝改今名三清以下  
七像皆鉄鑄并其棟宇扁榜多國初旧物老道士鄧師善出  
畫像意其即齊王者後人妄加赭袍爾齊王與道英三帖每  
帖冠以周旋二字如答賀正便云周旋以新正特辱示賀之  
類紙尾題銜云節度兵馬元帥守太師尚書令臨川牧齊王  
押書送某人用天策上將軍印亦其官也日斜急歸景常送  
顏碑二本下山蹊大路自尉司出行十五里宿遠池舖

丙辰晚至南豐縣知縣不在丞張承事耀卿及同官相訪極暑

疲憊幾不能出語亦坐昨日遊山之勞也自出南城門望諸

山迤邐而軍山傑出數百丈其左四小峰尤秀拔人物炳灵

有自来矣

丁巳早黃元授鉞通判相訪世永之父也出西門謁之不遇遂

過石仙觀去縣十餘里勅額曰冲寂漢張道陵天師十八代

孫開山因巖為屋冷氣逼人真宗朝有冷道者蟬蛻大樹中

王博文嘗祭以文久之樹合人遂以為偽元祐中邑令闕視



之形狀宛然張天覺賦詩實其事曾子宣子開皆有詩又聞  
 道士歲王介甫墨蹟并觀側有棲直巖張仙師葬焉病勸不  
 暇詢訪而歸道過福勝院俗呼籬籃寺是行望軍山尤近相  
 傳吳芮嘗駐軍于此故曰軍山按圖牒在縣西北四十里高  
 二十三里二步第二峰有龍穴旱澇祈求皆驗寰宇記云山  
 下有神能興雲兩山頂有王郭二仙聖迹黃元授自言歲九  
 月率一全山背登三仙壇山峻不通車馬往往攀援而上三  
 仙謂王郭及其師浮丘伯云山下有護國清源寺寺王介甫  
 三曾皆嘗留詩曾子固与其父不疑名易祖正臣名致皆葬  
 縣之世賢後耆地名龍池洞子開葬世賢鄉塘源耆地名獅  
 子崗惟子宣葬京口張丞携其祖右丞徵文集來集中論  
 畫甚精詳蓋李伯時自出也

戊午早發南豐過溪橋頗壯麗寧都道人來迎未後至松石舖  
 畏暑而止

己未昧爽有火如月燭地有光流向東南沒已時至廣昌縣令  
 亦不在主簿張從政瑞及同官相訪縣置未久褊陋殊甚

六月庚申朔早發廣昌以駟路無人煙出西門入小路多行崕  
 腹及野極約二十里至即君潭始遇村店四十里達駟路遂

徑



入寧都界午後抵吳池鋪獻之甥及邑丞林梓巡尉寺慶雲  
文命長老皆來迎病暑氣羸卧與命老道日夜宿鋪中

辛酉巳時至寧都縣與大姊別十年矣追懷子柔相向而慟晚

長道置酒初歸塗當出臨川清江急欲至姊家故繇貴谿至

金谿一百二十里金谿至南城八十里南城至南豐一百二

十里其實止八南豐至廣昌一百二十里廣昌至寧都一百

二十里

甲子東尉王覺民迪功投書

丁卯早約孫宣季札慶雲命老東山慶傳及獻之甥出郭二十

里游桃林長老宗暉葺治寺頗備堂下有泉歲八月常竭春

末漸歸故號結夏泉縣宣季年八十三所居名延春谷可以

為對宣季諸父志康志舉皆名士見東坡集中今皆無後矣

去寺數里有七佛巖南唐嘗捨金銀字經寺宇今廢飯罷游

金精山陽靈觀山如削成蔽虧險其色赤壘之秀潤相傳漢

初吳芮過山下聞張氏女有殊色欲聘之女誘芮鑿山為洞

乃可相從洞安女飛空降語曰吾金星之精降治此山豈若

偶邪芮惶惧而退今披髮石鼓諸峰皆傳會之說也自觀中

穿石穴過三清殿望群山周圍無缺獨左唯微罅水涓涓下

壘



鍾

滴貯以方斛注為流杯池前邑丞姜覺所造也天大暑而崖下凜然日落乃歸道傍有東陽巖一黃冠居之庭宇頗幽靜望見木鍾杵臼棲巖間唐人煉丹遺跡也

庚午初伏兩涼洪州劄探都督府五月出師收符離獲蕭琦蒲察徒穆等史直翁以是月十五日罷相

壬申過惠政橋游東山

癸酉晚別長道大姊登舟行數里止

甲戌早至唐步虛令七四及寧都寨巡檢邢寶歸縣午後至河東虛介傳二長老相別申時過石城江口舟人上廟夜宿白

頭翁

乙亥早入石水既澁而舟人不熟河道衝撞傾側欲碎者數矣

午間惡熱未後暴風異常正觸亂石危不可言急令諸僕入水持舟久之風定方能去夜宿白田

丙子風雨已時至雩都縣不泊過大灘一名梁面亦險而招灘者熟

知河道揆拖有方賴以安然夜略繫纜乘月復行

丁丑早過七里鎮一名東江務抵贛州泊唐步門權州任提刑文薦希純

未假大舟以居入壽量寺訪旧居惟盧光稠鑄鉄佛及羅漢在耳自癸酉歲到此今復十一年矣是日江水暴漲昨夜浮



橋断裂任希純云傳聞南安軍發洪浮沫蔽江

戊寅早約李及之飯不至與陳老高行二甥及李儀之慕共食

食罷過水東奠李氏姊墳問塗于華嚴堂披矜棘至墓下歸

同汪強中提幹憺遊鬱孤臺面對崆峒俯視章貢城壁僅如

內繞帶蓋登臨之勝地也強中言頃侍其父彥章南遷以事至

廣西灵川界灘水上見秦時疊大石以殺水勢謂之鐔背有

二其一在古北口小酌臺上循城過庾江樓訪八境臺不復

見矣後得桂管觀察使孟威重修零渠記云零渠乃陽海山

水一派也謂之灘水旧說秦命史禄吞越嶠而首鑿之漢伏

波征徵側而維疏之所以導三江貫五嶺其後堤坊盡壞唐

寶曆初觀察使李渤重為疏引尋又堙圯咸通中威來用五

萬三千餘功費五百三十餘萬起九年九月而以十年十月

畢功詔書嘉獎云省所奏新添嶺首運糧路鐔背堰零渠斗

門事具悉云云

已卯極暑早謁客慈雲寺遇長老妙應同過報恩酌廉泉入景

德寺而歸李鈞秀才携長書相訪養素處士珙之子于幼從

養素學齊述之乱父子死于兵族人以鈞為其後李儀之馬

君壽永之胡從周錫皆致米餼其致羊酒者皆却之已時赴

舍



州會退而解舟，聶顛縣詔寬之及丞簿尉送別數里外，丞即從

周簿姓曾，名三，復皆吉州人。至儲潭上廟，廟有唐刺史裴諝

詩石，晚泊橫弦上。

庚辰午後，至萬安縣。知縣左承議即程九萬，相訪申後，得水手

即行，江漲十八灘皆平。

辛巳早至太和縣。知縣右奉議即張之德，簿右迪功郎晏滋，相

訪快閣，有過客不可登，頗以為恨。已時得水手，即行。七兄自

永和來，一別復五年。未後遇大風雨，趨岍以避之。晚泊白沙

壬午早移舟東岍，登鳳山，拜墳，遂過方黃與呂氏姊及兄弟會

哭于柔殯堂，飯罷，歸永和，本覺寓居。

隆興癸未自後省歸廬陵日記



閑居錄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六十六

起隆興癸未七月庚申  
止乾道丙戌九月己酉

隆興元年歲在癸未

七月庚申朔

甲午早泛舟入城赴州會會散過隆慶寺通判黃朝散暨相訪  
給事中廉之孫尚書叔敖之子魯直猶子也雙井茶乃其祖  
塋所產歲財收數斤嘗其味絕不類草茶向來所得者皆贗  
耳雙井在大溪中即修水水上井可深四尺下井深六丈沙  
石過而不入晚長老了達具蔬食初閑禪師造此寺往乞其



家林木其人不可妄去待樹上生葫蘆當奉施未幾開扣門  
曰葫蘆生矣視之果然削樹而跡愈明遂捨之今法堂皆編  
柱而葫蘆形如刻云

九月己丑朔游清都觀觀具於南唐保大中日號西臺治平改  
今名是歲創清都臺下臨荷池遠眺諸山蘇翰林為題其榜  
仍留詩見集中旧又有道遙堂黃大臨元明賦絕句云心遊  
魏闕魚千里夢覺邯鄲黍一炊蔬食菜羹吾亦飽道遙堂下  
葉辭枝或謂魯直所作

庚寅早謁輔順廟威遠侯俗呼王仙廟廟有南唐匡甫所撰碑

銘後題顯德五年十一月八日蓋是年五月李璟始用周之

正朔故稱顯德其叙立廟大略云太和縣江東有玉嶺相傳

王子喬憇鶴于此唐正觀間匡和先生年六十棄家入山學

道吳臺院云云至天寶中封山為王山謂子喬也而追封和

為匡山王且立廟焉後因勅使詣廟祈禱至窰窰小吳園若  
有影響遂創此以為別廟窰窰團即今之鎮也又云匡氏之  
祖以晉永嘉二年渡江來江西其文詞甚凡下不足考信然  
士人轉匡山為王仙者豈以避太祖諱故邪大抵廬陵言王  
仙事跡甚多如永興嘉福之觀值夏之市大皋之渡皆是也



嘉福觀在郡城南三里俗直以王仙名之崇寧中郡人葛敏  
修聖功作觀記云故老傳仙諱子繇字大皋東漢喬之弟晉  
永嘉中得道所過皆以其姓目之山曰王山村曰王田廬陵  
為觀亦曰王仙太和縣圖經乃云王喬嘗控鶴此山其後墮  
焉因血食山中按東漢葉令王喬至晉永嘉蓋三百年不應  
與子繇為兄弟疑子繇當晉之訖隱居得道山中世俗因以  
喬事附著之爾觀聖功此記與廟碑殊不合未知孰是按梁  
湘東王古今同姓名錄凡六王喬一周太子字開山一晉廬  
陵太守一漢葉令一古仙人一河東人一魏人而杜光庭王  
氏神仙傳亦載王喬有三一子晉一葉令蜀中食肉芝者然  
則聖功所謂訛繇為喬尚可疑也夫事至於千百年固多差  
謬况雜以神仙渺茫之說乎大皋渡去永和七八里安福永  
新之水至此入于江嘗擲篙渡此水尤為荒唐值夏在永和  
之上二十里小江中云王仙至此值盛夏因以得名永興觀  
去永和五六里

十月戊午朔

丙寅游青原山靖居寺七祖大師行思道場也自鎮渡江行六  
七里岡巒環擁逼山門方見屋瓦其寺頗迫窄塔在山之顏



躡階上下塔在有三泉號錫杖虎跑雷泉唐顏魯公題名及  
 元豐六年黃魯直二詩並在泉側魯直碑先祖二郡時嘗跋  
 其後飯罷南過釣臺面對大山下臨清溪氣象幽深可以隱  
 居溪淺而源遠其支流循寺而出按唐大中五年四月前刺  
 史段成式寺記云景龍三年為蘭若天寶十載為寺所載亭  
 臺頗多今皆不可考甚重顏碑亦叙三泉所可見者此尔成  
 式文務奇澁或不能句午後由小徑過龍集院歸訪彭子從  
 墳庵逼莫到家

已巳早同子澄季懷游洞巖去鎮七八里過白沙渡又五六里

至朱陵觀知觀朱守常及識王父云按南唐徐鉉開寶四年

所作觀記載旧止名洞巖隸吉水縣傳者云昔天師嘗再定

天下名山三百六十五以應天度此居其三百三十六又云

峯有雲嵐玄秀之名洞有青帝西灵之精又有對敬峯徇風

亭又云故老傳先天中謝行仙於此學道貞元中刺史閻案

請立觀其大略具此飯罷登自兩巖即東洞也

徐鉉所謂青帝洞者四

顧川原衍沃心目開明泉自巖而下點滴如簷流水積而不

溢道士云下為伏流出廟前理或然也東南望赤嶺橫亘十

餘里而不甚高或云其上多高冢故名大墓嶺或曰敗墓嶺



時

蓋旧傳此地有王氣南唐時白氏居其傍時以狂僭事覺名捕發其祖塋以厭之故此外大山鬱然諸峯皆聳秀其坳一

峰劔立者香城山也頃之過西洞錯所謂西季懷祖墳在路

傍山上往觀焉下山日已過午杖屨行谷浴中荆棘翳路命

後者剗除以進小溪曲折凡十七渡乃望見山尾相銜一山

居中如屏障水自兩山出是為雙澗之源而山後之泉流為

青原水矣此去水源極近而樵蘇路絕不可往回至觀中少

休命道士取琴彈清溪操曲終上馬如值夏值夏距洞巖七

八里中路過白竹院前遂渡入市民居數百家聞承平時甚

盛今稍衰矣游胡氏旧宅上月臺登南樓望香城山終十五

里不若遠望之蒼翠也步至太霄觀治平間重修已復破蔽

自此登舟水甚淺盪而後行過鹿渡石徐錯碑亦及十里出

白沙江口乘月放溜而行歸

庚午陰早同子澄季懷飯訖之泛舟送子澄于神岡岡去州十

里突然而起高數十丈其形如龜俯首神頸而隆背神祠在

項背間號惠佑廟封嘉應侯按重刊咸通中廟碑及熙寧乙

卯修廟記並云神姓劉名竺字世泊陳鳴鳳中為廬陵太守

卒官而廟食焉其傍有西臺精舍可以登覽子澄既別後予

岡



見

與季懷登椒山訪旧庙基盡遊近城諸山其後巍然而大者龍湏也江流橫陳小江右出勢如盤折帆櫓未往煙樹晝靄農事既畢牛羊散布于平原易野之間若即其地築臺以尽臨觀之美當為此邦之絕景

十一月戊子朔

乙未游西峰寺寺在柵門外南安嚴主得法於此門外松徑蕭森寺後有三秀亭在松林間旧名秀野以芝生改今名黃魯直作記

十二月丁巳朔

戊寅董參薨德元字体仁吉之永豐人靖康元年鄉舉第一後以恩科入官待道州營道簿闕石塘劉氏延教諸子紹興十到七年与之應轉運司試非其志也既而復高中宗族強之赴省比殿試遂為第一以有官降第二特補左承事郎即簽書鎮南軍節度判官厅公事召為校書郎二十四年三月除監察御史六月遷殿中兼崇政殿說書與左正言王岷擢吏部侍郎超拜左中大夫參知政事十月秦檜薨而德元以十二月罷為資政殿學士臺官湯鵬舉論列不已遂以本官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家居八年卒年六十八德元循謹自守不



事矯飾此其所長也為臺察時病傷寒甚困夜夢碧衣童子語之曰無憂君上世有陰功雖數百年其籍故在且為天官矣次夕又夢至一亭望耕農滿野前童子亦在語德元曰此皆君所食祿也覺而病良愈歲中典史銓自以為應天官之夢未幾入參大政值乙亥南郊相位方虛德元實為大禮使行太宰事者兩月既歸第宅田園日盛悉與夢合

隆興二年歲在甲申

二月丙辰朔

辛酉同七兄雞鳴登舟至乾明寺前出陸行二十五里飯奴

反岡鋪又二十里過東界渡入小路數里至善生寺寺本渡

頭廢刹今主僧宗式買地於此而興之蓋四十二年矣內外

殿好竹樹掩映為留移時宗式姓朱氏東界大族戊申己酉

間予家避虜于其室頗遭剽掠宗式猶記祖母先夫人其他

良賤皆能言之寺有破藤床云予家物也自此行行田間乃

借僧驛以代輿過上邳市居民稍多北行望一山團圞與眾

峰不同土人謂之聖嶺嘗有頭拖居之今禱雨輒應自善生

約十里至吉祥山寶嚴院按院記南唐保大十五年將仕郎知彭澤縣鎮薛良撰創

於蕭梁至唐天寶中僧利涉居之日誦觀世音號懇求聰明



果得辯才無礙有言論載傳燈錄嘗鑿泉于山脇號聰明泉

泓澄澹足至今不竭院初名吉祥德宗加咸通二字五季焚

蕩屋宇遷徙偽吳順義中有歐陽柳者募眾力新之今又經

改造矣柳仕南唐為武昌宰即文忠公曾祖也柳墓東去院十里地名桐

木官晚宿上方其下砌石五級列植山茶方盛開捧檻如紅

雲登閣四望翠嶂環密獨缺其西南七兄云極類南嶽之双

峯院去城六十里留餘謂其為界大者中四西

壬戌早七兄題壁而行約十五里至龍鬚山法雲禪院昔曹溪

六祖大弟子曰法登吉之安福人青原思大師兄也偏得六

祖之道唐大曆中來隱此山有地人龍湏盡以山林田宅施

之故號龍湏山代宗賜額為長興寺德宗時登卒創塔于院

西三百餘步高二丈四尺武宗毀浮屠至其石函遇風電雷

電有群虎來衛不果毀大和三年改為長興禪院明年又改

宣化本朝開寶三年易號妙峰取登所用錫杖衲衣入內未

幾復歸之賜謚博濟禪師塔名法雨大中祥符二年改今名

衲錫皆在取而觀之院記云唐大中十二年賊竊衲衣取其

中幘棄衣草中野火焚山獨衣傍丈餘草木如故微光發徹

遂求得之又古碑云長慶年登禪師開山中廢天祐中道殷



禪師姓姜重葺治之天聖以前猶曰妙峯與僧德宗所記異同

寺有偽吳順義七年所給戶帖用尚書工部之印其末署右

司郎中判押故人將仕郎李孝基嗣卿自勞村來遂同長老

師古步至沙兩塔及巢雲庵飯訖嗣卿先去與師古坐覽翠

閣甚久寺宇幽邃老宿所聚門外絕無居民旧歲辟文佛頂

骨近為人竊去申後出山約十餘里至勞村訪嗣卿其傍有

小寺亦往游焉

辛巳陰早挈家游青原招長老以宣飯去寺百步有山孤立如

覆鍾號石軍山王贄侍郎及其子億職方葬其上半山有二

碑贄碑張方平撰  
億碑王安國撰

四月乙卯朔

甲申雨陳立夫云四月十月兩甲申其兆為旱農父之占如此

亦難據也

五月乙酉朔

戊申夏至土人是日五更占風北風為豐年人皆開倉南風則

閉糴大槩類甲申占也在四

九月癸未朔

丙申監鎮秉義郎陳士章殂士章雜流出身或云東坡遺腹子



也其狀亦髣髴而兩子皆登科

戊申早七兄往靈泉寺訪尚五夫人墳予與二兄季懷泛舟繼  
往泊梅林渡龍王祠前登岬二三里至其寺劉子澄先在遂  
共飯寺倚驪子山按圖經山在廬陵縣東北一十里周圍十  
八里高五十丈昔有漁人至此得五色螺因以為名而寺僧  
又訛而為驪以謂仙人自此乘白驪飛昇摠其實是非也山  
無林木其形盤互如螺蚌形甬州城以是為玉山故其名特  
著下有螺湖其流淺狹入于江故州之別名曰螺川焉山頂  
旧有小亭遺址猶在往年太守勸農于此衆客頗憚登陟惟

七兄褰裳而上頃之歸亟四望平遠有足觀者問寺僧靈泉

在門外數十步得小井無他異也由別徑步過珠林入護國

院門術幽深面對黃原白玉諸山本與靈泉皆為邦人游賞

之地今轉而為北邙矣子澄自此入螺岡門先歸予與兩兄

季懷復行二三里入北庵招義寺按慶曆間朱處約記文云

祥符中僧守至首創精舍三十餘年而成景物幽寂近城不

易得也門有水松二株可愛自此度雲騰嶺觀泮塘之可半

畝膩泮如魚沫傍有小亭上直雲騰廟雲騰蓋玉笥山九峯

之支嶺也初有吳史君隱居得道天寶中見夢明皇云吾今



為金天神有詔即宅立廟土人呼為南祠水旱祈禱甚驗此  
其別祠也故其嶺亦號雲騰云謁畢日已晚繞城問歸路至  
南柵門暮色蒼然復登舟小酌是日舟車所歷殆徧四郊致  
家將二鼓矣

十月癸丑朔土人是日以青箬裹餐飼牛而取其餘塗牛角使  
鸚鵡食之欲其為牛撮蚤蝨云

甲子食罷同七兄至方廣遂約文山人過鳳山以筍輿登其巔  
去平地約五里眺望甚遠州城塔寺歷歷可數江流曲折遠  
者接天近者如半沿山之陰即青原也惟其左為群山擁蔽

無所觀覽是日天氣陰寒既登山而晴和移時乃下又聞百  
步間有界岡廟亦一訪之神像皆唐塑裝其未遠矣

戊寅同子游盧岡去鎮約四五里相傳陳霸先嘗駐師尚存壁  
壘故往游焉以竹輿周其頂茅岡中時有疆礫而已

十一月壬午朔

癸巳早入城遊太元觀有泉頗佳故俗呼三泉

乾道二年歲在丙戌

五月癸卯朔

壬子聞南山地陷圍數十丈深信之下有濁水四傍之田皆債



裂水泉涌出它山亦然其地在永和南五里父老云山側往  
有尼寺號本覺百餘年陷而為塘泥中猶存柱石距今所陷  
終百丈許殆潛蛟所為也或謂鎮之本覺亦號南山即尼寺  
旧額按太平興國四年記文此寺自號報恩禪院未知孰是  
七月壬寅朔

戊午五鼓約胡季懷蓐食訖乘月過葺福院去十二三里下車  
方辨色乘涼易山簷又行二里許登娑羅嶺高而路峻廟  
在山崦殊草草土人率以月日祭賽遇大旱州官或來迎請  
而不載祀典前後列四松遠望而見者此樹也日色已高而  
而雲氣崩騰不容極目頗以為恨歸飯寺中

庚申早過方廣回入落塘源觀歐陽氏陰地遂上鷄岡永和之  
朝山也窞泥皆仰給于此遇地脉可鑿躡階以入深至數十  
丈初取皆細泥見風乃凝如白石一穴盡即他之山為之築  
蓋不知幾百年或云隨取隨生恐有是理徧觀山頂其高稍  
亞金鳳而相連屬

九月辛丑朔

己酉骨肉過神岡登高飯于西臺日午復登舟上東岬行二里  
許入洞元觀小酌竹軒道士出大中祥符間州牒本以永興



為名疑南唐或國初所創治平中改洞元今大泉渡之南復  
有永興觀當考酒散至江邊得小寺曰寶仙明爽頗類浙寺

大泉渡在臨安縣南

重泉洞在臨安縣南

臨安縣在平石之南

大泉渡在臨安縣南

臨安縣在平石之南

大泉渡在臨安縣南

閑居錄

閑居錄



